

#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五卷

- 「卑离」、「夫里」与「burī」 ······ 张学锋

——论马韩早期社会中的百越文化因素

- 蜀汉杨戏《季汉辅臣赞》考 ······ 津田資久

陈志远

- 祇洹寺踞食之净再考 ······ 佐川英治

常或

- 北魏六镇史研究 ······

平田阳一郎

- 释「身备三仗」 ······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

#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五卷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  
第五卷 / 《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 —上海：中西  
书局，2015. 12

ISBN 978 - 7 - 5475 - 0967 - 8

I . ①中… II .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中古史-研  
究 IV. ①K24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770 号

---

---

##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五卷)**

**《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 编**

---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http://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5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75 - 0967 - 8 / K · 192

**定价** 65.00 元

---

##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五卷 编辑委员会

### 编委会

阿部幸信	孙正军
安部聰一郎	涂宗呈
陈侃理	魏 炎
胡 鸿	小尾孝夫
李昭毅	徐 冲
林韵柔	叶 炜
仇鹿鸣	赵立新
松下憲一	

### 主 编

徐 冲

# 目 录

## 论 文

- 3 “卑离”、“夫里”与“buri”  
——论马韩早期社会中的百越文化因素/张学锋
- 16 蜀汉杨戏《季汉辅臣赞》考/津田資久
- 38 祇洹寺踞食之诤再考/陈志远
- 55 北魏六镇史研究/佐川英治
- 129 释“身备三仗”/常 或
- 144 西魏、北周的二十四军与“府兵制”/平田阳一郎

## 研究述评

- 177 秦汉军制研究述评  
——以武官系统与军队构成为中心/孙闻博
- 205 近年日本的北朝隋唐石刻与政治社会研究动向/梶山智史、堀井裕之

## 书 评

- 265 黎明钊《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评介/邹水杰

275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评介/大原信正

290 《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五卷  
编委与作者所属

论  
文



# “卑离”、“夫里”与“buri”

——论马韩早期社会中的百越文化因素

张学锋

【提要】本文以韩国全罗南道罗州紫薇山城出土的陶片铭文“半乃夫里”为线索，通过对《三国志·东夷传》中所见马韩地名“卑离”、《三国史记·地理志》中所见旧百济地名“夫里”、今泰国地名中的“buri”以及中国江南地区所存古地名的语源进行探讨，揭示了韩国古地名“卑离”、“夫里”源自百越语的可能性。论文结合马韩地区公元前后遗址所展现出来的炭化稻粒、水稻植硅体、木制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以及环壕聚落、干栏式建筑等遗存，指出在朝鲜半岛进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以前，西南部荣山江流域的马韩早期社会中存在着比较浓厚的百越文化因素。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稻作开始东传、公元前3世纪达到高峰这一既有认识的背景下，认为自吴越争战到秦汉统一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越人持续渡海东迁，在促成日本列岛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的同时，在朝鲜半岛西南部马韩地区同样造就了以稻作为底色的早期社会。这些观点有利于正确认识半岛三国时代以前的历史面貌，也为大陆东南部与半岛、列岛的海上交往以及东亚世界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 一、问题的提起

马韩是“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之一，其核心区域在朝鲜半岛西南部锦江以南的荣山江流域。历来治史者多站在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历史的视点上，或将百济视为马韩之一国，更多地则将马韩视为百济的一部分。然而今天看来，百济与荣山江流域的马韩诸国在文化上并非同轨，百济势力

不断南下,介入并最终占领荣山江流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换言之,荣山江流域的马韩诸国并非一开始就是百济的统辖区域。

据中、韩两国史料以及极具百济文化因素的出土文物可知,百济最早的居住地在夫余(又写作“扶余”,今中国吉林省一带),或与高句丽同种。《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称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sup>①</sup>。《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和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也都将高句丽的始祖东明王和百济始祖温祚王的父亲视为出自夫余的朱蒙。参照民族学、语言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包括高句丽、百济在内的古代民族,与当时的东沃沮、挹娄、濊等族群同为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民族,与历史上的鲜卑、契丹以及今天的满、蒙古等民族语言系属相同,即古代的“东胡”<sup>②</sup>,也就是所谓的“骑马民族”<sup>③</sup>。

公元前后,传说中的百济始祖温祚王率族迁至慰礼城(今韩国首尔附近,汉江南岸的风纳洞土城和梦村土城是其有力的候补<sup>④</sup>),4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与高句丽之间的争战日趋激烈,百济盖卤王战败被杀后,其子文周王(475—477年在位)将都城南迁至锦江上游的熊津城(今韩国公州),圣王(523—554年在位)时期又迁至锦江下游的泗沘城(今扶余),直至663年亡国。

南迁后的百济,开始积极地向南扩张,势力逐渐渗透到了荣山江流域。公元490年和495年,百济两次遣使中国南齐,要求认可百济的地位,并给予其臣僚“王”、“侯”的称号。与之同时,百济还向耽罗国(今韩国济州岛)遣使。武宁王时期(501—522年在位),百济展开了更加积极的外交,加快了向南方的拓展,512年进攻伽耶地区,势力达到了蟾津江下游的河东地区。从这时开始,百济在其领域内建了22个“檐鲁”作为据点,由中央派遣王族成员前往驻守,国家的统治体

<sup>①</sup>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

<sup>②</sup> 关于东胡及其语言,可参见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鹭江出版社,2003年;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安炳浩、尚玉河《韩语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

<sup>③</sup> 这里借用了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ー》(中公文庫,1984年)的概念,以示与农耕民族相对。又见江上波夫、佐原真对谈录《騎馬民族は來た!? 来ない!?》,小学館,1990年。

<sup>④</sup> 参见森浩一监修,东潮、田中俊明编著《韓國の古代遺跡2 百濟・伽耶篇》,中央公论社,1989年,第75—76页;武田幸男编《朝鮮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63—64页等。

制逐渐形成<sup>①</sup>，荣山江流域的马韩诸国最终被百济统合，马韩地区迅速百济化，逐渐失去了文化的独立性<sup>②</sup>。本文所指的“马韩早期社会”，即指来自北方的百济文化强力介入到荣山江流域之前的马韩社会，时代大致在公元5世纪末之前。

“百越文化因素”指的是生息在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百越人创造的文化及其表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百越文化大致持续到了秦汉时期，在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下，百越地区自北向南渐次华化，其文化也逐渐失去独立性，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一点已经很明确，这就是“百越文化因素”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及日本列岛的南部地区早期文化中表现明显。然而，关于百越文化因素与早期半岛、列岛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稻作文化的传播上，其他领域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2010年底，中韩两国学者在南京就中国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土墩石室墓与韩国坟丘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初步成果<sup>③</sup>。笔者在研讨会的启发下，在研读中韩两国史料及出土文物的基础上，对马韩早期社会与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百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



图1 “半乃夫□”铭陶片

<sup>①</sup> 参照武田幸男编《朝鮮史》，特别是第二章《三国の成立と新羅・渤海》（李成市执笔）。

<sup>②</sup> 据《宋书》卷九七《蛮夷传》倭国条载，元嘉十五年（438）倭王珍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第2394—2395页）；元嘉二十八年（451），倭王济“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第2395页）。《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传》倭国条载：“建元元年（479），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第1012页）倭王都督范围的虚实另当别论，但据上述史料不难发现，直至五世纪晚期，马韩（慕韩）依然是有别于百济的一个独立的存在。

<sup>③</sup> 相关成果可见黄建秋《江南土墩墓三题》、李晖达《试论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两文均载《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林永珍《韩国坟丘墓社会的性质》、曹永铉《马韩古坟坟丘的区划盛土法》（两文均载《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等。笔者在本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题目为《江苏连云港“土墩石室”遗存形制刍议——特别是其与新罗移民的关系》，《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后被译成韩文《江蘇連雲港土墩石室遺蹟의性格研究—新羅移民關係를 중심으로—》，载（韩）财团法人湖南文化财研究院编《湖南文化财研究》第11辑，2011年12月，第69—86页。

兴趣。

2013年初,笔者在罗州博物馆临时展厅的陈列中,见到了全罗南道罗州紫薇山城出土的模印有“半乃夫□”文字的陶片(图1),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的研读中,认识到“半乃夫□”即为《三国史记·地理志》中出现的“半奈夫里”。本文拟以“半乃夫□”为线索,对《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中关于马韩诸国的国名展开初步探讨,通过这些思考,提示早期马韩社会与百越文化因素之间展开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抛砖引玉,以求方家指正。

## 二、“卑离”与“夫里”

从史料学上来说,《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是系统记载马韩地区历史文化的最早文献。《东夷传序》称:“(魏)景初中,大兴师旅,诛(公孙)渊,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而后海表谧然,东夷屈服。其后高句丽背叛,又遣偏师致讨,穷追极远,踰乌丸、骨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纪。”<sup>①</sup>接下来便记录了东夷各国的情况。这里我们关注到“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这句话,可以推断《三国志·东夷传》的内容是有人遍历东夷诸国后记录下来的,因此所言基本可信。从《东夷传》对马韩的详细记载来看,“周观”者也应该到达了荣山江流域的马韩地区,因此,对马韩地区的记录也应该可信。

《三国志·东夷传》中详细记载了三韩各国的名称,其中马韩五十五国,辰韩、弁韩各十二国。这些国名很明显不是汉语的翻译,而是三韩语言的译音。《东夷传》称:“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sup>②</sup>所言“避秦役”,或许是在中国秦汉帝国成立之后的压力下南迁的东胡族群,但很难将之理解为是“秦朝的亡人”,但其从北方迁徙而来,这一点是可信的。《东夷传》不仅将辰韩十二国的国名与弁韩十二国的国名混在一起记述,而且还称“弁韩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

---

<sup>①</sup> 《三国志》,第840页。

<sup>②</sup> 《三国志》,第852页。

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异，施灶皆在户西”<sup>①</sup>，强调了弁韩与辰韩之间的共性，而看不到其与马韩之间的共性。因此可以推测，辰韩、弁韩亦与高句丽、百济一样，是来自北方的“骑马民族”。因此，就三韩而言，马韩在半岛南部的历史要比辰韩、弁韩古老得多。并且从“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sup>②</sup>一句来看<sup>③</sup>，从北方迁徙而来并寄居于马韩东部地区的辰韩（弁韩或许也一样），至少到公元3世纪前期，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寄居马韩的“亡人”色彩。那么，有别于“骑马民族”辰韩、弁韩的马韩，其早期社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貌呢？

其实，《三国志·东夷传》对“三韩”的记载，已经是“骑马民族”辰韩、弁韩以及百济等族群南迁并取得相当发展以后的状况了，否则不会出现韩“有三种”的说法，也不会将百济政权的母体“伯济国”列为马韩之一。因此，《东夷传》所载公元3世纪的马韩诸国，已不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应该是一个混杂了多个族群的地域概念。

《东夷传》所列马韩五十四国<sup>④</sup>，是按照什么顺序来排列的，我们无从知晓。又因其皆为译音，其意亦无从知晓。但是，其中有一组有着明显共性的国名，即：卑离国、占卑离国、监奚卑离国、内卑离国、辟卑离国、牟卢卑离国、如来卑离国、楚山涂卑离国，共八国，如果加上音近或形近的古离国、咨离牟卢国、卑弥国、古蒲国、致离鞠国、一离国、不弥国、楚离国在内，共有十六国<sup>⑤</sup>，几乎占到了马韩五

① 《三国志》，第853页。

② 《三国志》，第853页。

③ 关于“辰王”的相关讨论，可参见武田幸男编《古代を考える 日本と朝鮮》第二章『魏志』東夷伝の韓人と倭人』（田中俊明执笔），吉川弘文馆，2005年。

④ 马韩诸国，《三国志·东夷传》称“凡五十余国”，实际记载五十五国，但莫卢国叠出，当据《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马韩条“有五十四国”、《文献通考》卷三二六《四裔考三》百济条“马韩五十四国”视为五十四国。又《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马韩条称“凡有小国五十六所”。关于马韩诸国的数量、各文献所载文字的异同及与今地名的比定，请参见 박대재（朴大在）《『문헌자료로본 전남지역 마한小國의 위치』에 대한 토론》（《关于“从文献资料来看全南地区马韩小国的位置”的讨论》），载『전남지역 마한소국과 백제』（《全南地区马韩诸国与百济》），학연문화사出版，2013年。

⑤ 《三国志·东夷传》等汉文史料虽称其为国，但这些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加之“散在山海间，无城郭”，均应处在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笔者曾称之为“邑落国家”。参见拙稿《四至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晋南朝》，载拙著《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三联书店，2013年。初见《四一五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東晋南朝——中国側の史料を中心として——》，载田中良之、川本芳昭编《東アジア古代国家論》，すいれん舎，2006年。

十四国的三分之一。这些国名均以“卑离”这个读音结尾或含有与“卑离”相近的读音,这或许是地名中的某种“通名”。

马韩五十四国中至少有十余国的国名带有“卑离”或与之相近的读音,这应该不是一种偶然,“卑离”一定具有某种相同的意思。固然,这十余个“卑离”,除个别地名之外,多数已很难与现今荣山江流域的地名一一对应,然而可幸的是成书于12世纪的《三国史记·地理志》留下了一批带有与“卑离”几乎同样读音的“夫里”的地名,非常值得关注,今以《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四·百济》为纲胪列于下<sup>①</sup>:

#### 熊川州(今公州)

1. 所夫里郡一云泗沘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熊州扶余郡条称:“本百济所夫里县。”

2. 古良夫里县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熊州任城郡青正县条称:“本百济古良夫里县。”《高丽史》称清阳县。

#### 完山(今全州)

3. 古眇夫里郡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全州古阜郡条称:“本百济古眇夫里郡。”

4. 夫夫里县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全州临陂郡浍尾县条称:“本百济夫夫里县。”

#### 武珍州(今光州)

5. 未冬夫里县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武州玄雄县条称:“本百济未冬夫里县。”

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十二南平“沿革”:“本百济未冬夫里,新罗置未多夫里。”

<sup>①</sup> 金富轼撰,郑求福等译注《三国史记》,朝银文化社发行,1997年初版,2002年修订第3版。又参照辛怠鉉(石村)《三國史記地理志研究》,钟宇社,1958年;宋河振《三國史記地理志의 地名語研究—音韻與借字表記上의 特色究明—》,全南大学大学院国语国文学专攻硕士论文,1983年。

## 6. 半奈夫里县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武州潘南郡条称：“本百济半奈夫里县。”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十二罗州“古邑”：“藩南南四十里本百济半奈夫里，唐灭百济，改半那，为带方州领县。新罗景德王十六年，改潘南郡，领县二：野老、昆渭。”

## 7. 毛良夫里县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武州武灵郡高敞县条称：“本百济毛良夫里县。”

## 8. 尔陵夫里郡—云竹树夫里—云仁夫里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武州陵城郡条称：“本百济尔陵夫里郡。”

## 9. 波夫里郡

《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志三》武州陵城郡富里县条称：“本百济波夫里郡。”

新罗统一半岛后，景德王在位时期（742—764），将境内固有的郡、县名称全部改成了汉式地名<sup>①</sup>，旧百济地区的行政建置及地名当然也在改革之列，《三国史记·地理志》中旧百济地区的地名即为此时所改。

中嶋弘美在《三國史記地理志의百濟地名語研究—韓·日地名語比較의觀點에서—》一文中指出：高句丽以“忽”标记“城”（골），百济地名中则用“夫里”表示“城”或“邑”。百济地名中的“夫里”是从马韩的“卑离”引申而来，并维持了末母音。百济地名中的“夫里”原来是指“平原”，后来演变成表示“城”、“邑”的地名语<sup>②</sup>。中嶋氏在这一问题上至少明确了以下两点：一是“夫里”源自马韩的“卑离”，另一是“夫里”原意为“平原”。然而，如果再往前考虑一步，马韩的“卑离”又源自何处？“平原”是“卑离”的原义还是引申义？关于这两个问题，如果先讲结论的话，那就是“卑离”或为壮傣语族的百越语，其义为聚落，引申为“城邑”。

<sup>①</sup> 关于中国传统地名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可参见华林甫《论中国地名文化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季号。

<sup>②</sup> 中嶋弘美《三國史記地理志의百濟地名語研究—韓·日地名語比較의觀點에서—》，《语文研究》第39卷第3号，2011年。

### 三、“卑离”与“buri”

《三国史记·地理志》“本百济某某县”云云，指的是新罗统一前百济政权所设之县。如前文所述，百济强力介入荣山江流域是公元5世纪以后的事，因此，“本百济某某县”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百济”地名，不如说是“马韩”地名。《三国史记·地理志》所载与“夫里”有关的地名，均集中在锦江以南的荣山江流域，即马韩的核心区域。因此可以说，“卑离”→“夫里”是马韩地名的特色。

那么，马韩地名中的“卑离”又源自何处？在通过水稻传播所构筑起来的早期东亚历史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能够考虑到的就是百越文化。

鸟越宪三郎、若林弘子在其著《倭族トライヤ》(トライヤ，生活在今印尼的民族Toraja)中提出了“倭族”这一概念，认为一个族群只要符合以下三点，即以中国长江下游以南地区为原住地、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经济生活，以及居住形式为干栏式建筑，即可将之称为“倭族”<sup>①</sup>。鸟越、若林二氏当然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如此命名的，但如果站在东亚古史的立场上，所谓“倭族”就是百越民族<sup>②</sup>。

百越民族的文化因素当然不止鸟越、若林二氏总结出来的三点，据迄今为止的研究，极具特色的“百越文化因素”大致包含以下一些内容：经济生活以稻作为主；居住形式以干栏式建筑为主；生产工具以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木质农具为主；生活用具以木器及几何印文陶为特色；社会生活上有断发文身、拔牙的习俗；丧葬采用崖葬或土墩木椁、土墩石室的形式；信仰上有蛇崇拜、鸟崇拜及鸡卜等；语言为有别于中原华夏语的壮傣语族，等等<sup>③</sup>。以上这一系列的文化因素，或多或少地均在荣山江流域公元前后的聚落遗址中有所表现，其中在光州新昌洞低湿地遗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sup>④</sup>。新昌洞遗址出土的水稻植硅体、稻粒，锹、杷、镰刀柄等木质生产工具，杵、臼、食器等木质生活用具，环壕聚落形态及干栏

① 鸟越宪三郎、若林弘子《倭族トライヤ》，大修馆书店，1995年。

② “越”字的中古音拟音为wut或wat、wet，为入声字，急读即为“倭”，缓读可为“倭土”、“委奴”、“怡土”、“伊土”等。关于百越与倭的关系，作为今后的课题，此处不作深入。

③ 在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各篇的基础上参考出土资料补充。

④ GwangJu National Museum, *A Time Capsule Buried 2,000 Years Ago*, 2012.

式居住遗迹,以及鸟形木制品,等等,都显示出了比较典型的百越文化特色。

随着越人的迁徙,马韩地区的地名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百越的色彩,今天能够推定的就是“卑离”、“夫里”。

由“卑离”、“夫里”,马上联想到的是今泰国地名中的“buri”。检索泰国府县名,可以发现缀有“buri”的府县名至少有30个左右,其中最著名的有干乍那武里(Kanchanaburi,又称北碧府)、暖武里(Nonthaburi)、巴真武里(Prachinburi)、华富里(Lopburi)、素攀武里(Suphanburi)等,主要集中在泰国的中部及东北部<sup>①</sup>。

对泰国地名中“buri”的解释,现今学界通常认为其源自印度的梵语或巴利语,但却少有严密的论证,只是推测“buri”是随着小乘佛教而传入的<sup>②</sup>。戴红亮在《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中认为,泰国及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地都存在着梵语或巴利语的移植地名和借词地名。移植地名基本上都来自印度的某个地名,如阿罗毗(西双版纳)、兴哈腊他(老挝)、都巴巴儿打腊他(泰国)等,这些地名只出现在佛经文献中,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使用。借词地名是借用了梵语或巴利语的词汇,如vat“瓦”(寺庙)、thaat“塔”(塔),等等。“buri”也是一个借词<sup>③</sup>。但是,巴利语中表示“城市”的单词“nakhon”(那空、那坤)是比较确定的,而对“thani”(他尼)和“buri”(武里)这两个词却很难确定是否真的源自巴利语,只是推测性地称其“梵语或巴利语”而已。

西双版纳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属于这个语族的语言除傣语外,中国国内还有壮语、布依语、侗语、水语、毛南语、黎语、仡佬语,东南亚地区有泰语、老挝语、缅甸的掸语、越南北部的白傣语和黑傣语、侬语,以及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阿霍姆语等,它们都有很亲近的同源关系,这些亲属关系的语言与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具有族源关系是相当一致的。而这个历史上的族源就是“百越”,这在学术界已经是公认的结果。

以上是利用泰国地名“buri”所作的分析,希望能够通过“百越”这个纽带,将

<sup>①</sup> 详细请参见 [wenku.baidu.com](http://wenku.baidu.com) 的泰国地名。

<sup>②</sup> 可参见罗美珍《傣、泰语地名结构分析及地图上的音译汉字》,《民族语文》1999年第2期;戴红亮《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戴红亮《壮、泰、傣通名比较及其反映文化演变》,《辽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

<sup>③</sup> 戴红亮《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第28—29页。